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1-0012-06

秋收起义前警卫团与平浏农军活动时间考

陈洪模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 南昌 330002)

摘 要:根据地方志和相关文献记载,秋收起义前浏阳农军在 8 月 14 日左右到达铜鼓;警卫团在行军中曾路过高安,并在 8 月 19 日到达修水,与平江农军再次相遇后合编为一团,8 月下旬收编邱国轩部,9 月 5 日将罗荣桓率领的通崇农军编为警卫团特务连。

关键词:秋收起义;警卫团;平浏农军

中图分类号: K263.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1.003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它在中国革命历史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是卢德铭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它在秋收起义中编为第一团。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的历史值得重视,但有关警卫团在秋收起义前活动的某些细节尚有不清晰之处,特别是警卫团从武汉至修水行军到达各县的日期以及他们与平浏农军取得联系的时间,不仅许多宣传秋收起义的书刊和媒体对此含混其词^①,就是一些严肃的论著对这些细节也多语焉不详^②。厘清这些细节,不仅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搞清湘赣边秋收起义过程中的其他问题。故不揣浅陋,试对此展开探讨,以就教于党史界的同仁。

一、警卫团何时到达修水县

警卫团 1927 年 9 月 9 日于修水打出红旗开

始秋收起义,当无异议。但是警卫团具体何时到达修水,各地资料有不同说法,有些说法且有舛凿之处。为搞清这个问题,需追源溯本,从警卫团离开武汉的时间开始分析。

1. 警卫团从武昌到武宁的时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有一条注释专门介绍警卫团。文中旧注解说明警卫团是“七月底离开武昌”,新注释说:“这个警卫团在八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仅为这一处修改,《校订说明》就引用了许多文献,做了详细的解释。^{[1](P49-51)}这里说警卫团离开武昌是“八月初”而没有明确是哪一天,但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已有学者澄清了这一问题,指出警卫团是 8 月 2 日晚乘船离开武汉的^[2],这点已经成为共识。次日(3 日)晨警卫团到达阳新县的黄颡口,弃船登陆。

杨立三曾回忆警卫团如何弃船登岸:“第二天天明后船泊黄石港,团长卢德铭同志事先派出沿

收稿日期:2015-05-27

作者简介:陈洪模(1951—),男,江西南昌人,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南昌起义及相关党史研究。

①例如李魁彰编著《星火燎原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纪实》上卷;张文杰、黄莺著《中国革命战争纪实/土地革命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卷/第 5 章秋收暴动》。倒是谢海燕等编著的《放眼看秋收起义》(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版)在书后的《秋收起义大事记》中列出了警卫团到达部分县城和浏阳工农义勇队进驻铜鼓县城的时间,不过列出的时间有对有错。

②宋俊生:《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即《江西党史资料》第 3 辑,1987 年 9 月。张侠、李海量著《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版。余伯流、陈钢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庞振宇:《毛泽东与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的创建》,《军事历史研究》2013/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9 月江西吉安第 1 版)后面附有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大事表,但是对警卫团的行军路线和时间记载不详细。

江侦察的小轮船,查明九江方面有反动军队布防,不好通过。团长就决定由黄石港登岸,从陆地步行去南昌。当时见到长江中有部队连舟东下,卢团长知是教导团,也是奉命开往南昌的,便发号音通知停止。可惜江大水遥,号音难达,未能阻止住。后来听说该团经过九江时,被反革命军队全部缴械。我军在黄石港附近登岸后,以两天行程到达阳新县城,向县政府筹发每人一百枚十文的铜元。”^{[3](P148)}杨立三的回忆把登陆地点说成黄石,大概是因黄石名气很大,而黄颡口只是小地方。

警卫团行军两天,即在4日晚到达阳新,在阳新县城筹款并休息一天。一份历史文献记载“警卫团于7月5日由阳新开走”^{[4](P131)}。这里“7月”当是笔误,实为8月。故以8月5日作为离开阳新的时间应无疑问。

随后警卫团便到达江西武宁县。据陈毅安给他妻子的信记载,警卫团于9日到达武宁,10日离开武宁。^{[5](P87)}陈毅安是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的当事人,他在当时写给妻子的信经历千难万险才保存下来,是珍贵的历史档案,记载的内容具有极高的价值,不容怀疑。所以8月10日是警卫团离开武宁的准确时间,这应当作为我们以下讨论的基础。

2.地方志等书籍对警卫团到达修水时间的说法。武宁与修水是相邻的县份,距离很近。如果10日从武宁直接步行去修水,只需要两天的时间。或许是从这点考虑,有些地方志认为警卫团在12日到达修水。

《修水县志》记载:“(1927)8月12日,由共产党员卢德铭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赶走盘踞修水的黔军王天培所属邱国轩部,攻占县城。”^{[6](P16)}

此书后面讲得比较详细:“民国16年(1927)8月1日,警卫团首先收到南昌已经起义的电告。接着张发奎又从九江电令警卫团星夜乘轮船赶往九江待命。卢德铭同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商议,……于当日黄昏率部乘船离开武汉经黄颡口抵阳新。7日上午到武宁得知南昌起义军离开南昌,便于8日取道靖安,到达奉新。在此接到夏曦的来信,要卢德铭、韩浚、辛焕文到南昌起义大军中任职。3人研究后决定卢德铭离队赴武汉请示党中央,把部队交团副余洒度指挥,带到修水待

命。平江工农义勇队,该队有400多人,共产党员余贲民任队长。……8月5日到永修,闻南昌起义部队已离南昌,余贲民率队返回(修水),12日抵达修水与警卫团在修水城郊相遇,合兵攻入县城。赶走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分驻渣津、马坳等地休整。”^{[6](P433)}按此说,警卫团是1日离开武汉,7日到武宁,8日经靖安到奉新,之后在12日到修水。这里所讲警卫团到达武宁的时间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误差,那么随后行动的时间也就不可能准确了。

几年以后,修水县党史办编写的另一本书讲得更详细:“8月初,警卫团奉命乘船赴南昌参加起义,部队行至阳新黄颡口按原定计划弃船登陆,抵阳新向江西武宁进发。8月7日,警卫团在武宁县城与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相遇,从余贲民处得知起义军于8月5日前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的消息,便改变了由涂家埠直驱南昌的计划。于8日取道靖安、奉新,以期抄近路赶上起义大军。当警卫团到达奉新时,侦知起义部队已经远去。且此时天气炎热,官兵病者甚多,不宜长途跋涉,卢德铭等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改变行动计划,自己与辛焕文、韩浚赴鄂找党,将部队交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让他将部队拉到修水这个湘鄂赣‘三不管’但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地方养精蓄锐待命。……卢德铭、辛焕文、韩浚等三人离开警卫团后,余洒度根据江西省委的指示和卢德铭的安排,将反动军官史保亨处决,并将不愿留团的官兵遣返回家,然后带领部队由奉新的罗坊、上富向修水进发。8月12日,部队抵达修水,在修水附近与前来准备攻城的平江工农义勇队再度相逢。此时,修水县城被原黔军王天培旧部邱国轩团占驻。该团在县城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平江工农义勇队闻讯后,因兵力单薄,不敢贸然攻城,警卫团闻讯,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兵合一处,分东南两路泗水扑城,邱国轩见人多势众,不敢应战,率兵仓皇逃遁,部队乘胜追击,在赤江咬住邱匪再战,活捉邱部王营长等人。”^{[7](P28-29)}

以上三条记述有简有详,各有侧重,但都认定警卫团是8月12日到达修水与平江工农义勇队一起赶走王天培部、占领修水的。应当说,这三条资料所介绍的情节大体符合历史原貌,但细节尤其是日期大有探讨余地,特别是8月12日这个日期,笔者认为警卫团是不可能到达修水的。为了搞

清警卫团究竟是何时到达修水,有必要对警卫团离开武宁后到达修水县城之前的行踪及日期展开更详细探讨。

3. 警卫团从武宁到修水的行军路线及时间。

自8月10日离开武宁以后,警卫团的行军路线和日期缺乏原始资料来证实。但综合各方面资料(包括学者研究成果),警卫团的行军路线基本清晰:武宁—靖安—奉新—高安—上富—修水。^{[8](P101-111)}有人认为警卫团仅到了奉新,没有到过高安,对此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我们按常情来分析警卫团能否在两天内靠步行跋涉这么长的一段路程(即使到奉新后不去高安而直接奔修水),结论自然是否定的。由此可以断定,警卫团显然不可能在12日到达修水。

以下进一步探讨警卫团沿这条路线到达靖安、奉新和高安的日期。武宁距靖安约为130公里,步行一天肯定无法到达,至少用两天。所以10日离开武宁,最快在11日傍晚到达靖安。据韩浚回忆:“到达靖安后住了两天,借此把部队加以整顿”。^{[8](P101-111)}陈树华回忆:“我们继续南下,到靖安时……当夜我们不得不在山上宿营”。^{[9](P155)}杨立三则回忆:“……步入武宁城,跨过九岭山脉,进入靖安。在城外野营一夜,继续向南昌前进,到达奉新县城。”^{[10](P148)}当时为追赶南昌起义大部队,军情紧迫,休整两天时间可能太多,休息一天,应该没有疑问。所以警卫团在11日傍晚到靖安,应在13日晨离开靖安。

靖安距奉新仅有二三十公里,行军当天即可到达。如此算来,警卫团到达奉新的时间为13日下午。《奉新县志》把警卫团到达奉新的时间定为10日^①,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警卫团10日从武宁出发,不可能在10日到达奉新。且湖南党史部门也认为警卫团是13日到达奉新。^{[9](P251)}

在奉新期间,警卫团至少做了三件重要的事:

(1)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远走广东,遂开会决定不再去追南昌起义主力,改为将部队开往修水休整。^{[10](2)}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接到上级指示,离开队伍,将部队交由余洒度指挥。^{[11](3)}将企

图叛乱的反动军官史保亨逮捕,“部队从奉新出发前,余洒度在县城南门沙滩上召集指战员开会,宣布部队去向、行军路线,并将叛乱分子史保亨枪决。”^{[12](P24)}从铁心的回忆看,处理这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很紧凑^{[9](P206-207)},由此笔者推断警卫团是14日晨离开奉新,准备经过高安去修水。

奉新到高安如果走大路,需要绕道大城,路途为47公里。^{[13](P192-193)}如果走小路,距离近很多。警卫团当年为了赶路,极有可能会抄近路,途中花大约一天的时间,这样警卫团就应该于14日傍晚到达高安。

高安有关部门早些年的资料记载:“1927年8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未赶上南昌起义部队,绕道高安向修水进发。”^{[14](P5)}这里也说警卫团于10日到达高安,与《奉新县志》记载10日到奉新相左,可见10日到奉新是不可能的事。最新出版的资料中讲警卫团“于8月中旬来到高安”^{[15](P34)},虽然模糊,还更加可靠(此书后面又讲警卫团是10日来高安,显然不确)。

此书还谈到,在高安驻扎期间,“警卫团通过招兵,由原来不足三个营,扩编为三个营”。高安人民还积极帮助筹粮筹款。由此来看,警卫团在高安停留时间不会太短,但为了尽快脱离危险,也不会滞留太长,有三夜两天差不多。以14日到高安推算,两天之后离开的日子应当是17日。警卫团之后经过奉新上富,翻过五梅山,一路不停到达修水,时间应当在19日。以前也有学者认为警卫团是19日到达修水。^{[16](P129)}

故此笔者认为,8月19日应该是警卫团到达修水的时间。

二、警卫团与平浏农民义勇队等取得联系的时间

警卫团在秋收起义前便与平江浏阳农民义勇队(为简明起见,下面简称为平浏农军)取得联系,并一度组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17](P50)}。有关他们之间建立联系的时间亦有探讨的余地。

^①《奉新县志》(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版)大事记中记载:“中华民国16年8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进驻县城”。中共奉新县委党史办编《奉新人民革命史》(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12月版p23)记载:“10日,警卫团进驻奉新,群众备茶水热烈欢迎,土豪劣绅望风而逃。是晚,卢德铭随团部驻县商会。”

1. 警卫团与平江农军联系简况。平浏农军“本应合编为二十军独立团,但因苏先骏、余贲民争当团长,结果在长寿街拖延了十多天,没有合编成”^[18]。为了赶赴南昌与起义军会合,两支队伍虽未合编,但一起从长寿街往南昌走,到达涂家埠近郊,得知起义部队已经撤离南昌,苏先骏率领浏阳义勇队“乃决改道奉新以期与大队会合,诂平江部队因兵士不愿远行擅自折回修水”。^{[17](P50)}两支部队就此分开。下面分别探讨警卫团与这两支部队取得联系的时间。

首先需要确定平、浏农军到达涂家埠的时间。曾任浏阳农军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慕容楚强回忆:“8月6日黄昏到达永修,准备到涂家埠搭火车”。^{[8](P122)}但张启龙回忆:“当我们到达离南昌只有三十里的涂家埠近郊时,已是八月五日。”^[18]苏先骏报告也讲到“22日方由龙门开拔,因天气炎热兵士疲困,至8月5日始达涂家埠”。^{[17](P48)}平江党史部门也认定这两支部队到达涂家埠的时间是5日。^{[19](P34)}可见5日应为准确的时间。

平江农军离开涂家埠,回师平、修。有资料说“在8月7日平江义勇队经过武宁时,与警卫团相遇,进入武宁县城。两天后,平江义勇队开赴修水”^{[7](P29)}。但我们前面讲到,警卫团是8月9日到达武宁的,武宁县志也说警卫团“8月9日由阳新来武宁,县长张沃拒绝补充给养而被捕”。^{[20](P13)}可见警卫团与平江农军在武宁相遇的日期应该是8月9日,那么8日或9日才是平江农军到达武宁的时间。警卫团从平江农军处得知八一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但仍决定前往追赶。之后警卫团辗转来修水与平江农军再次相遇,共同击溃邱国轩部,合编为一团。

2. 警卫团与浏阳农军联系情况。据苏先骏报告记载,浏阳农军在涂家埠与平江农军分手后,经过奉新、上高、高安(即瑞州),然后到铜鼓。从地图上看,由奉新到上高要经过高安,但苏先骏却把上高放在高安之前,这样走回头路,有悖常理。故笔者认为苏先骏写报告时把这两地的顺序写反了,实际是先到高安,再到上高。

高安党史办有资料指出,浏阳农民义勇队到达高安的时间是8月9日^{[15](P143)},我认同此说。队伍在高安期间,“党代表潘心源在县城城隍庙主持召开了义勇队负责人会议。首先批评了苏先骏的个

人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耐心地说服了地方观念比较浓厚的官兵。会议最后决定部队向湘赣边界的铜鼓进军。会后分工由苏先骏把部队带到铜鼓去,潘心源和李信、邓华生去找湖南省委”^{[15](P33)}。

高安至铜鼓最便捷的路线就是:高安—上高—宜丰—黄岗—铜鼓。不妨假设义勇队在高安休整了两天,11日出发。“与上高保安队激战一夜”,“与赣清乡队激战一日夜”^{[17](P50)},应当在14日左右到达铜鼓。苏先骏的报告中说“八月二十日开抵铜鼓休养”,实在太晚了,部队的行军速度不可能那么慢,而且此时间与下面记叙的事件在时间上也无法对得上。

张启龙回忆,浏阳义勇队到达铜鼓以后,派出了四路人员去联系和侦查敌情,其中“第二路是派到高安侦查情况的于定一等两同志。当时武昌警卫团就在高安。于定一化装成‘叫花子’到部队去要饭,被警卫团的同志留下当了文书,接触到部队的一些文件,才知道是武昌警卫团。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向团的领导说明了我们部队的情况。警卫团领导很高兴,决定把部队由高安开进修水境内”^[18]。如果于定一等能够在高安找到警卫团,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此事应当在17日之前。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应该更加相信苏先骏当时的报告,而不是相信张启龙多年后的回忆。但我们看张启龙的回忆录,其中对派出去联系的人员名字都记得很清楚,可见此事非虚。张启龙在回忆录中不讲派出人员的时间,恰恰是慎重的态度。正因为多年后他无法记住准确的日期,所以回忆录中就不提具体时间。另外我们不妨从情理上分析苏先骏说法是否能够成立。

假设浏阳农民义勇队在20日到达铜鼓,安顿下来之后,开会决定派人去联系需要时间,再派出于定一等步行到高安也要时间,如此一来,于定一到达高安的时间至少是24日。等到他被警卫团招募当兵,再看到文件得知部队情况,又告知警卫团领导自己身份,这一系列事情处理完,警卫团然后再出发去修水,那么到达修水的时间应当是月底了,哪里还有时间在8月份打败并收编邱国轩团,接着又召开山口会议整编部队?

实际上,于定一等从铜鼓回到高安时,能够找到警卫团,说明警卫团还驻扎在高安,尚未离开。由此反推,浏阳农民义勇队到达铜鼓的时间不可

能晚于警卫团离开高安的时间。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指出:警卫团是17日离开高安,那么浏阳农军到达铜鼓的日期亦不可能晚于这个时间。所以,苏先骏所说20日到达铜鼓的说法实在难以成立。何况苏先骏说到“八月二十日开抵铜鼓休养,平江部队在修水与警卫团合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团”,这证明8月19日警卫团已经到达了修水。此时浏阳农军有必要再派人到高安去找警卫团吗?

3. 警卫团确实到达过高安。有学者谈及警卫团在秋收起义之前的行动时说:“南昌起义前夕,该团利用调防之机从武昌乘船东下,欲赶往参加起义,不期部队到达奉新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于是不得不放弃与大军会合的计划,折向西进,以便休整待命。部队到武宁时,遇上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便相约同行,进入修水。”^{[21](P43)}意即警卫团未去高安,而是从奉新直接转向赣西北,经武宁到达修水。萍乡一些党史界同仁则直接认为警卫团没有去过高安:“卢德铭等三人在奉新离开部队……以后,余洒度率领部队,经过奉新境内的罗坊,沿上富,翻过五梅山到达修水县城。”^{[22](P134-135)}一些学者有这样的看法也不奇怪,因为有当事人也说过警卫团“经阳新、武宁、靖安到奉新时,闻知追不到南昌起义大军了……于是卢团长等负责同志决定改向赣西北的修水县进军”。^{[9](P133)}对此有必要加以讨论。

前面讲到浏阳农军到铜鼓后曾派出于定一等到高安寻找警卫团并取得联系。从张启龙对此事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警卫团确实的高安驻扎过,有关细节清楚准确,人物姓名真实可靠,时间地点和情节合情合理,应该确有其事。如果有人说张启龙的回忆是孤证难立,那么还有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可以佐证。

陈树华在回忆中谈到警卫团领导层在奉新决定将部队带往修水后:“我随便问余洒度准备如何把部队带到修水去?他说:‘由奉新—靖安—武宁—修水。’我心直口快地说:‘恭喜你,共产党这点家当就丢在你的手上了!’他多少有点傲慢地说:‘那,照你的想法呢?’我说:‘你在靖安时连房子都不敢住,要在山上露营,现在你不是自己送上虎口吗?’他说:‘那应怎样呢?’我说:‘你现在应该从奉新—高安—上富这边向修水去,我保险你平安无事。’余洒度沉吟了一下,才有所醒悟,马上对

卢德铭说:‘那,陈某不能同你们走了,他应该留下。’这样,我就又留下了。我们平平安安地经上富到达了修水。”^{[9](P156)}陈树华这段回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要走高安的原因。特别是因为他提醒余洒度后,被余留下来而没有与卢德铭等一起离开部队。这样特殊的经历,使得他对于那段史实有了更深刻的记忆。相比其他一般当事人的回忆,他的回忆显然有更高的可信度。

除了当事人的回忆,高安史志部门出版的资料书籍中也都有警卫团到达高安及活动的记载。如果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我们不能轻易否定高安党史工作者长期辛勤工作的成果。

因此笔者认为警卫团是由奉新到高安后,再走上富,翻过五梅山到达修水的。

4. 革命力量汇集修水。8月下旬,警卫团在修水与平江农军一起组建了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团,击败并收编了邱国轩团,然后召开山口会议,将邱国轩团编为第二团,浏阳农军编为第三团。

许多介绍秋收起义的书籍讲到起义前湖北通城、崇阳暴动的农军余部曾在修水编为警卫团的特务连,但都未提具体时间。实际情况是通崇农军共500余人在罗荣桓等领导下向修水转移途中,“9月4日凌晨,途径麦市时,遭国民党第十三军及反动民团的前后夹击,部队被打散,仅剩100余人”^{[23](P194)}。收拢这些人员后,“罗荣桓、叶重开等率领农军继续东行,第二天清晨到修水,余洒度从一团抽调了四五十名老兵作骨干,将这支农军编为师部特务连”。^{[24](P35)}所以这支部队编入警卫团的时间应当是9月5日。

至此,警卫团和平浏、通(山)崇(阳)农军汇合并完成整编,提前为秋收起义做好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虽然不是非常充分扎实的准备。

三、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试列出警卫团和平浏农军在湘赣边秋收起义前部分活动(主要是行军)的时间,以期引起争鸣。

8月2日警卫团乘船离开武汉。

8月3日晨,警卫团到达阳新县黄颡口,下船登陆。

8月4日警卫团到达阳新县城。

8月5日警卫团离开阳新县城。平、浏农军到达涂家埠。

8月9日平江农民义勇队到达武宁(也可能是8日)。浏阳农军到达高安。警卫团到达武宁,遇到平江农军。

8月10日警卫团离开武宁。

8月11日警卫团到达靖安。浏阳农军离开高安。

8月13日晨,警卫团离开靖安。傍晚,警卫团到达奉新。

8月14日晨,警卫团离开奉新。傍晚,警卫团到达高安。浏阳农军到达铜鼓。

8月17日警卫团离开高安。

8月19日警卫团到达修水。

8月下旬警卫团与平江农民义勇队击败邱国轩团后将其收编。将平江农军编入警卫团。召开山口会议,组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将警卫团、邱国轩团和浏阳农军分别编为第一、二、三团。

9月5日将通崇农军编为警卫团特务连。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2] 龙正才.关于警卫团的隶属及其从东下武昌的时间问题[J].党史研究,1984,(2).
- [3] 杨立三.秋收起义中的第一团[A].星火燎原(一)[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
- [4] 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A].中央档案馆.秋收起义资料选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5] 陈昆明.陈毅安烈士书信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6] 修水县志编纂委员会.修水县志[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1.
- [7] 中共修水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修水人民革命史[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 [8] 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 [9]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 [10] 张宗逊.战斗的岁月[A].革命回忆录:第十九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1] 龙正才.关于卢德铭等离开警卫团的地点与原因[J].江汉论坛,1984,(8).
- [12] 中共奉新县委党史办.奉新人民革命史[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
- [13] 江西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江西省交通志[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
- [14] 高安县党史、年鉴编纂委员会.高安党史年谱(1921—1993年6月)[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 [15] 高安市史志办.中国共产党高安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内刊,2014.
- [16] 刘厚中.辛焕文[A].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一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 [17] 苏先骏报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A].中央档案馆.秋收起义资料选辑[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18] 张启龙.秋收起义中的第三团[A].星火燎原:丛刊第三辑[C].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 [19] 湖南省平江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平江历史 1921—2003[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 [20] 江西省武宁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武宁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 [21]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 [22] 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矿业集团公司.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 [23] 吕杏庐.通城点燃秋暴火炬[A].第二届湘鄂赣苏区论坛论文选[C].武汉: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 [24] 罗荣桓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下转第39页)

- [66] 殷运岚.红色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包容与传承[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2011,(3).
- [67] 马静.红色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1).
- [68] 张建龙,韩阳.论红色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 [69] 李容容.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机契合[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Concept of Red Culture in Latest Decade

DENG Xian-chao, DENG Hai-xia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concept of red culture was advanced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ert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around the concept's origin, connotation, extension, nature, the space framework for its genera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culture.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is little high-quality systematic exploration result and disputes on the concept still remain. The task of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e has yet been completed. Therefor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red cultures, it is important for construct a system of red culture concepts from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Key words: red culture; concept; review

(责任编辑:曾琼芳)

(上接第 17 页)

A Survey of the Pre-Harvest-Uprising Activities of the Guard Regiment and Pingjiang-Liuyang Peasant Forces

CHEN Hong-mo

(*Memorial Hall of August 1st Nanchang Uprising, Nanchang 330002, 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documentaries reveals the Harvest Uprising troops' activities before the Uprising. On days around August 14th of 1927 the peasant troop of Liuyang arrived at Tonggu County. The Guard Regiment went by Gao'an and arrived at Xiushui on August 19th, where they met the peasant troop of Pingjiang and combined them in one regiment. In the late August the regiment incorporated Qiu Guoxuan's troop, and on September 5th they incorporated the peasant troop of Tongchong led by Luo Ronghuan.

Key words: Harvest Uprising; Guard Regiment; peasant troops of Pingjiang and Liuyang

(责任编辑:韩 曦)